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劉公案 – 劉墉傳奇 第三回 白翠蓮半吐心中事

劉大人看罷，帶笑開言，說：「丑大姐，叫我嗎？」青兒聞聽劉大人之言，說：「罷喲，我的老先生，你還說我丑呢！我瞧你那個樣子也夠俊的咧！」青兒說：「先生。」劉大人說：「做什麼？」青兒說：「你可倒好，出門子省盤費，有錢無錢都餓不著你。」劉大人說：「什麼餓不著？」青兒說：「你背著口鍋走麼？」大人說：「不要取笑咧。」說罷，青兒帶領劉大人進了街門，到了院子裡，剛站住，忽聽那竹簾子內有一女子開言，說：「青兒，快拿出張椅子去，與先生坐下。」青兒答應一聲，翻身進屋，端了張柳木圈椅子放在當院。老大人既為民情，少不得坐在上面。忠良剛坐下，忽聽竹簾之內那女子開言說：「先生，算一個屬牛的，男命二十七歲，五月十五日生人。」劉大人聞聽這個女子之言，說：「屬牛的，二十七歲，是丁丑年癸卯月己亥日乙酉時，今年是一個白虎神押運，弔客星穿宮，年頭不利，大大不好。這個人眼下有性命之憂。但不知現在那一塊？是娘子的什麼人？」那女子聞聽劉大人這一片謠言，到此時也顧不得許多咧，一掀簾子走出外面，杏眼含淚，說：「先生，你再仔細瞧瞧，但不知還有解救無有？」劉大人說：「娘子，我山人再與你仔細查看。」

這清官，說話之間抬頭看，打量女子貌與容：烏雲巧挽真好看，發似墨染一般同。面比芙蓉嬌又嫩，小口櫻桃一點紅。鼻如懸膽多端正，皆因他說話，瞧見糯米銀牙在口中。兩耳藏春桃環配，楊柳腰枝甚輕盈。裙下金蓮剛三寸，十指春蔥一般同。雖然是，渾身上下穿粗布，那一種雅淡梳妝動人情。舉止端莊多穩重，溫柔典雅不輕狂。大人看罷時多會，啟齒開言把「娘子」稱：「但不知，算的是你何人等，說的明白卦更靈。」女子見問開言道：說「先生留神在上聽：方才你算這個命，是奴的，夫主富全是他名。有奴個，姑舅哥哥叫鐘老，就是青兒大長兄。他二人商量做買賣，要上那，句容縣中做經營。他已出去七八個月，總不見，音信回來到家中。這幾天，我心恍惚神總不定，所以才，請進道爺看分明。」劉大人聽罷前後話，說道是：「娘子的心誠我的卦更靈。」

劉大人聽畢這女子前後的言詞，說：「娘子，這件事，卦中雖有點驚恐，料來大事還無妨。」

列位明公，劉大人是隨機應變，見景生情。他老人家私訪的事情，並非只這一家，所以說出來的話，都是流口。頭裡又說有性命之憂，後來又說大事無妨，別當劉大人真會算卦。書裡交代明白，言歸正傳。

清官爺眼望白氏佳人，說：「請問娘子，姓鐘的這一位，是娘子的表兄？是令夫主的表兄呢？」女子見問，說道：「爺，是奴家的親表兄。」大人聞聽，說：「這就是了。是你的親表兄，他二人乃是表大舅、表妹夫一路同行。再者，娘子不放心，何不打發人到你表兄家問問去？」那女子聞聽劉大人的言詞，長歎一口氣，「嗒」道：「爺說起我這個表兄，他吃喝嫖賭，無所不干，把一分家私花了個精光。到而今，上無片瓦，這身下無錐紮之地。他那來的家？他但凡有個住處，他豈肯把他妹子送在我這裡來？」劉大人聞聽白氏之言，才知道青兒這丫頭，就是他的表妹。大人問說：「娘子，令夫主在家做何生理？」

女子說：「種地為生。」清官說：「這個地還是你們自置的，還是租著種呢？」白氏說：「是我租的。」劉大人又問說：「地主是那人的？」佳人說：「是北京人氏。」大人說：「你們家種著多少地？」女子說：「種著七十多畝。」清官爺又問說：「這地主兒是姓什麼？」女子說：「姓」剛說這個姓字上，把話咽住，往下不肯往下講咧，拿別的話岔過去咧，說：「交租子都是我夫主交與他們，我可能知道。」劉大人聞聽這女子的話裡有話，剛要變著方法套訪真情，忽聽那女子開言說：「青兒，拿錢打發道爺去罷，」青兒答應一聲，去不多時，拿了一百錢，來到劉大人的跟前站住，帶笑開言，說：「先生，把卦禮收了罷。」大人聞聽，站起身來，他老人家有心不收那一百錢，恐人看破，反倒不好。無奈何，接過來帶在腰中。又聽那女子開言說：「青兒，把道爺送出去罷。」青兒答應一聲，說：「道爺，你兩個山字垛起來——你那請出罷！」劉大人聞聽青兒之言，他老人家故意兒的用智說：「不好！咦，我瞧你們家這院子裡凶得厲害。莫非黑家有鬼鬧嗎？」青兒說：「吓！好喪氣。你們家才有鬼呢！這是怎麼說呢！叫人家怪害怕的，黑家怎麼來拿馬子呢？不快出去嗎？必得等著我推出你去？」青兒說罷，將劉大人送出街門，咯一聲響，將街門關上。青兒進去不表。

再說劉大人出得門來，瞧了瞧，這一家西邊是個土地小廟，門對過有個四五棵棗樹，門樓於是青灰抹的。劉大人記准，這才邁步朝前而走。

這清官瞧畢忙邁步，走著道，前思後想這事情：那女子說話有來歷，大有隱情在其中。回到衙門差馬快，如此這般探真情。但若得了真消息，立刻鎖拿進衙中。與民圓案除禍害，也不枉，乾隆爺的御筆親點府江寧。為官要不與民作主，枉受皇王爵祿封。劉大人，思想中間來得快，衙門不遠在面前存。依舊還打後門進，張祿接爺獻茶羹。

大人茶罷來講話：「張祿留神要你聽：快傳承差陳大勇，本府有話問分明。」張祿答應來講話，邁步翻身朝外行。

且說劉大人未曾去金陵江寧府上任之先，就知道府衙有一家好漢，姓陳名叫大勇，年有三十五六歲，生得五短三粗，相貌魁偉。他本是武舉出身，做過一任運糧千總，因為他押運漕糧來到通州，遭了漕糧的誣誤，把個千總丟咧。後來無可以為進身之道，所以在這江寧府的衙門當了一名承差。這個人與劉大人辦了許多的大事，到後來劉大人提拔此人做到河南襄城的都司。到而今，現在這位陳老爺目下可在軍前。書裡交代明白，所以劉大人叫張祿去傳他。

再說張祿奉劉大人之命，不敢怠慢，來在承差房外站住，用聲高叫：「承差陳大勇！大人傳你，在內書房立等問話。」言還未了，忽聽「哦！」差房中有人答應，走出門來，一同張祿往裡面去。不多一時，來至內書房門。張祿說：「站住。且等等，待我通稟大人。」陳大勇門外站立下來。

再說張祿兒掀簾進書房，打了個千，回說：「奴才把承差陳大勇傳到，現在外邊伺候。回大人知道。」劉大人聞聽，說：「叫他進來。」張祿翻身出門，說：「陳大勇，大人叫你問話。」陳大勇答應，走進書房，也打了個千兒，說：「小的承差陳大勇，伺候大人。」大人一擺手，陳大勇起來在一旁站立。

大人說：「陳大勇。」「小的伺候。」忠良說：「本府的眼下有一宗未結的公案，內有人命干連。皆因那上元縣無才，才使良民受屈，倒叫凶徒漏網。本府要不除惡安良，我枉受乾隆爺的爵祿。這件事須得你去，休叫外人知道。但能把此事辦成，本府自然另眼相看。」陳大勇說：「這是大人的天恩。」劉大人說：「你趕起更天，到東街上，那有個土地廟，廟東邊有一個青灰小門樓，門對過有幾棵棗樹，緊對棗樹那個門裡頭，你就越牆而過，必得要裝神嚟鬼哭之聲，見機而作，探聽那女子口中之言。但得真情，本府好救店家的性命。務必小心著，千萬不可叫外人知道。」「是。」「速速的照我的話辦去罷。」這陳大勇答應一聲，翻身出房而去。

不表劉大人書房間坐。再說陳大勇領了劉大人的命令，不敢怠慢，出了衙門，瞧了瞧天氣不早咧，眼看太陽歸宮，忙忙回到家中，吃了點飯。吃完了飯，就有點燈的時候咧。陳大勇不敢怠慢，慌忙出了家門，要上那東街去，探訪那女子的消息。

這好漢說罷不怠慢，邁步出門往東行。一邊走著心犯想，不由納悶在心中，腹內說：「莫非大人去私訪？若不然，怎知有個女俊英？女流之輩身軟弱，焉能殺人去行兇？依我想來瞎混鬧，劉大人，鬼谷麻糖了不成。派我去訪那女子，他說是，人命干連在內中。又叫我，裝鬼裝神將他嚇，再聽女子口中情。」陳大勇忠勇英名聞名遠，東街不遠面前存。舉目留神觀仔細，果有小廟在道東。好漢忙把台階上，瞧了瞧廟裡黑咕咚。也不知供何神聖像，廟門還是緊緊封。復又睜眼往南看，有幾棵樹，黑夜之間認不清。扭頭又朝北邊看，小小門樓倒也精。承差看罷時多會，果然與，劉爺言詞一般同。好漢側耳聽更鼓，江寧府噹噹打二更。暗說「我也好行事——這差事，竟和作賊一般同。倘若叫人拿住我，現打不賒轉不能。親戚朋友知道了，往日聲名一旦扔。劉羅鍋子為難我，他還說，事情成了把我升。下次就派我接皇槓，早晚他，弄我個脖子冒鮮紅！說不的，既當此差由他使，叫上西來不敢東。」

這承差，暗恨他把台階下，來到那門樓的根前驗看明。